

琴台客聚
蕭炎

當時有朋友開玩笑對我說，你整天校對狗經，肯定對每隻狗的狀態了如指掌，我只有苦笑。

打從我與狗眼纏上關係，對眼下展現的沒完沒了的數字，根本就不求甚解，興趣索然。

當初入報館，天真地以為可以與文字打交道，可以讀到名家專欄作品，豈料事與願違，頓覺前途茫茫。

不管怎樣，我私心裡，希望在工作中表現突出一些，可以為上司所賞識，有朝一日，調整工作崗位。除了晚上通宵校對，我下午還義務為報館的供應部記賬。

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機會終於來了！

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了「六七暴動」（或稱「反英抗暴」）。香港的愛國機構（或稱「左派機構」），紛紛組織了反英抗暴委員會，影響所及，連潛伏在港英政府機構人士、表面自稱右派人士或團體，也紛紛揭竿而起，不惜暴露身份。

我們的《正午報》，過去對外標榜在商言商的中立宗旨，也急不及待地成立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，高舉愛國旗幟。

彼時彼地，一方是愛國同胞——特別是年輕人，受到內地文革紅衛兵過激行為的影響，紛紛奮起，派傳單、擲土炸彈，矢志把港英政府鬥垮鬥臭；另一邊廂，以麒麟趾為首的港英政府，決定採取高壓手段，進行血腥鎮

當無牌記者

壓，從而使矛盾激化！

當時的愛國報紙（也稱「左報」）——所謂第三陣線的三份小報《香港夜報》、《新午報》、《田豐日報》首先被封殺，報紙負責人被判監。

港英警察——被愛國同胞稱黃皮狗（華人）及白皮豬（外籍人士）受命拘捕愛國同胞包括愛國報紙記者。愛國新聞界一片風聲鶴唳。

我所在的《正午報》的老記者因怕遭殃，都不敢出外採訪，死守辦公室。

某日，老總張問強（又名張思健）特地找我，問我要不要當記者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我，滿口應承。張老總讓我先當見習記者——但沒有記者證，因那個年代的記者證是由港英新聞處頒發的，新聞處不會給左派記者發證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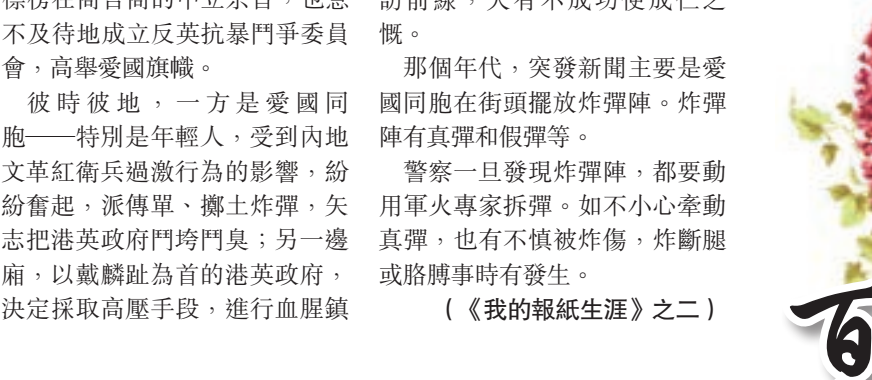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記者證，沒有老記者帶領，也沒有見習可言。嚴格來說，我只是一個冒牌見習記者，而且是單槍匹馬，硬着頭皮上陣。

我別無選擇，把一個迷你照相機放入褲袋，昂然踏上烽火的採訪前線，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慨。

那個年代，突發新聞主要是愛國同胞在街頭擺放炸彈陣。炸彈陣有真彈和假彈等。

警察一旦發現炸彈陣，都要動用軍火專家拆彈。如不小心牽動真彈，也有不慎被炸傷，炸斷腿或胳膊時有發生。

（《我的報紙生涯》之二）



爽姐私語
林爽兒

過了一關又一關

生活在香港這個人逼人，屋逼屋的地方，真是好容易令人感到有莫大的壓力，很容易令人有情緒問題！

當我見到身邊都有患情緒病的人，同時又見到一些非常了不起，能面對疾病、面對困苦、面對壓力的人可以有堅強意志承受着一個又一個的打擊而依然清醒、依然信心十足地站在我們面前！

我女朋友的女兒患上嚴重情緒病，月前割手入院，前個星期再次割手入院，其間女朋友還為住所問題被告上高院，花上百萬打官司。她一個女人就扛着這些事撐着，她和我有着同一信念，就是不能倒下去，不因各種壓力而影響情緒，必須咬着牙挺過去！我們兩人都有着打不死的精神！

喜歡與這樣的人交朋友，我們坦誠交往，卻不是經常見面，不是竊到實的閨蜜，各有各事情，各有各的生活，彼此不影響大家，總之關心



■不常見的親友，祝大家都安好！ 作者提供

路地觀察
湯禎兆

上學就會生病？

「為什麼一上學就會生病？」有一個爸爸在家長聚會提出此疑問。他不是抱怨，而是質疑。幼稚園很骯髒？小朋友之間交換口水？但有一些小朋友就算上N班（幼兒班）也不會生病，難道有神功護體？

之前有一中醫寫了幾點，說明怎樣上學也不會生病，得到廣泛討論。可憐是大家幾成共識，認為一上學就生病已成定律！大兒子第一年上學有點咳，我們覺得主因是他剛要接受弟弟出生，我們便送他上學，他不太情願。但他沒有發燒或大病，咳的情況也維持了三個月（斷斷續續要去看中醫四次），之後就沒有了。之後那三年也沒有什麼大病，大便固定，一有點點咳嗽便要求學校停牛奶及水果。一過四歲，免疫系統很明顯已經訓練有素，頂多咳一兩聲，一年可能要服中藥一兩次，每次只是兩劑便沒事了。

小兒子情緒較好（太太感覺上是因為親餵母乳的時間較長），自小很親媽媽，知道往哪裡找安全感，表達能力高，加上上學時與哥哥同校，完全沒抗拒。兩歲班時一天病假也沒有請過，老師



■身體不適最好吃粥。網上圖片

也覺得稀奇。小兒子自小零西藥，連中藥也很少需要，應該只喝過兩次，一般情況用按摩已能解決。晚上發燒，做按摩，第二天預約中醫，怎料一去到已沒有發燒，中醫說健康孩子應是這樣，自己可以處理，來看也是當清清腸胃。他那年的N班，同學們不斷生病，香港也開始進入年年都流感爆發。他沾也沾不上，感覺上是若你的身體強，接觸到病毒細菌也不會感染到。

找幼稚園時，一定要找通風好的，最好有戶外空間。注意孩子飲食，不用吃太多水果和牛奶。一星期吃兩次粥（要用圓米梗米），煲麵豉湯，腸胃會天天通暢。孩子每星期一定要做會出汗的運動。洗澡後要吹乾頭髮，家裡地板若是磚地，要穿拖鞋或襪子（小心滑倒，有些襪有膠粒），冬天時襪要過腳踝。睡覺時間要有11小時。

天言知雲
楊天命

「恐嚇高手」楊天命

天命為了今年的運程書宣傳，可謂「無所不用其極」，「邀請」了許多明星朋友幫我在社交網絡平台宣傳。與其說是「邀請」，其實我是使出渾身解數，去「恐嚇」、「收買」、「勒索」各路明星來幫這個大忙。為此，我簡直把自己培養成一個擅長於「恐嚇」的「高手」，除了抱歉打擾了這麼多位好朋友之外，其實更多的是感恩和榮幸。實在萬分感謝各位，用拍片、拍照或撰文的方式，令更多讀者認識到天命的運程書！

雖說不少人是屈服於天命的「恐嚇」手段下，但其實也有人「願者上鉤」，例如自動請纓幫我拍片宣傳的林嘉欣，實在令人感動。至於其他人，多數是「為勢所迫」，例如林珊珊和才女梁芷珊等人。本來我想邀請梁才女寫尊尊奪我最喜愛的男歌手的蘇永康的《越吻越傷心》，寫成一首運程書廣告歌《越睇越開心》，可惜因為版權問題，這首歌永遠不可能誕生了！

即使如此，才女仍然大方拍片，幫忙推廣運程書，實在感謝！就連遠在加拿大的李婉華，都被我以「曲奇餅」所引誘，皆因她年年都會獲得經由我的關係所贈送的曲奇餅，為了能夠繼續大享口福，也只好拍片支持了！

幫助天命的朋友有很多，實在無法一一盡錄，各位讀者若有興趣，可以在他們的社交網絡平台（或是在天命本身的社交網絡）看到他們的帖文。

話說回來，今年其實純屬意外，主要原因是封面比較藝術化，許多讀者誤以為不是運程書，天命才出此下策，拜託名人朋友們幫忙。天命雖然是「恐嚇高手」，卻也是個「乖巧懂事」的恐嚇高手，明年自然不會再冒昧打攪各位名人好友了！各位朋友們放心，下一次再出現這種情況，大概至少也要等十年後吧！



袁星

管理着全鎮兒童的體檢，難免會接到某些家長的陌生號碼。雖說有些是保險、廣告、宣傳啥的「騷擾」電話，為了不錯過相關諮詢，我一般都接。

剛忙完，又接到一個陌生來電。對方稱呼我表弟，然後掛斷。一會兒又撥過來。打電話的人解釋幾遍我才弄明白，他是我一位沒啥來往的遠親表哥，正和我小舅在一起。小舅摔傷了，讓我想辦法送醫院。摔傷的位置，在昌里路口，離昌里路口不足三十米的地方，就是一家鄉鎮醫院。

在電話中，小舅說鼻子裡嘴裡都在流血，摔倒後啥都不知道了，才清醒，要去醫院。去縣醫院四十幾里，到我們醫院也二十多里。我催他，就近先到銅石鎮醫院檢查，我隨後趕過去。準備請假時，發現車開不出。那天是鎮上的大集，病人的車輛本來就多，加上偷偷放車の，很多車被堵在院子裡，根本沒法動彈。

小姨給我打來電話，她有事走不開，讓我想辦法送小舅就醫。本就着急，又接到電話頓時就惱火起來，我告訴小姨車被堵在院子裡，讓小舅先去銅石鎮醫院檢查。然後給小舅打電話，知他到鎮醫院了，已經沖洗包紮。醫院的大夫，雖不認識，畢竟是同行，我與對方通了個電話。外科大夫說，小舅不願意做檢查，不配合。

因咽喉炎和胃炎，吃藥不見效，我已經輸液三天。下午下班前，又一次胃疼，實在沒心情驅車去看望小舅。除了面部有傷，他並無別的大礙，也未住院。再次通話得知，小舅喝了不少酒，還藏着掖着不讓表哥說。估計，是喝得太多了，才一頭栽倒在地上摔傷的。母親在我家一個多月了，聽我提起這事，氣得連連責備。「可能是又有幾個錢了吧！使勁喝！」後來聽說，那晚，母親氣得一宿沒睡。

關於小舅，我是有些怨言的。只是作為晚輩，一直忍而不發。他經常有一不適就來我們單位，表妹有時身體不適，他也來我們醫院。來了，就需要我和妻子照顧，吃吃喝喝是一碼事，不聽勸才是真正讓人頭疼的。他饞酒，一頓不喝都不行。喝起酒來，若有人陪着，兩三個小時喝不完。以前勸他，

鵬情萬里
趙鵬飛

我算是一個地道的大灣區居民，不僅大灣區的每一個城市都去過多次，還先後在深圳、東莞、廣州、香港四個城市生活過較長的時間。最近幾年，灣區內最顯著的變化，是城際之間的交通網絡。除了傳統的陸路、水陸之外，軌道交通開始全面提速。以廣州為例，到深圳、珠海、東莞、佛山、中山、江門、肇慶、惠州的鐵路網絡，初步搭建了起來，更為便捷的跨城地鐵網，也正在全速密織之中。

從三年前開始，工作之需，我開始頻繁穿梭在香港和廣州，起初主要搭乘的交通工具，是蓮花港和尖沙咀之間的輪渡。兩個小時十分鐘，中間經停南沙。自去年9月底，西九龍高鐵站投入使用，一個小時之內就能準時抵達廣州南站的廣深港高鐵，就成了出行首選。

早起從港島出發時，在手機上預定一個小時之後的票，抵達西九龍站，取票、通關，正好趕上發車。高鐵廣州南站下面就是地鐵廣州南站，無縫換乘。去到廣州CBD珠江新城，大約40分鐘。等我上到約好的茶樓，廣州大道塞車，相約的朋友還堵在路上……採訪過一位改革開放之初赴江門投資的港商，講起當年從香港到江門台山去做投資考察，他感慨不已。

不是不扶

還承諾少喝。後來再勸他，直接回：戒不了，成癮了，沒法戒。在此之前的兩個多月，我去上班時，見小舅蹲在科室樓下等我。見到我，他說咳嗽得厲害，想在我們醫院輸液治療。我帶他拍片，影像科大夫讓我勸他轉院。肺部CT顯示，情況不妙。當晚，我開車把他送到縣醫院。縣醫院的大夫直接跟他談話，肺部CT顯示情況嚴重，診斷很明確，得戒煙戒酒，還需要住院治療一到兩個月，費用大概一個月一萬多元。

沉默半晌，小舅說回家考慮考慮再說。於是，隨我上車，離開醫院。他沒有多少錢，恐怕整個家底子全拿出來也沒二、三千元。一路上，我在想，如果不幫他，他的病怎麼治？如果幫他，煙酒不斷，效果又咋樣？回到家，我跟母親商量，要不跟幾家親戚打個招呼，看看能否幫幫小舅。我家拿了兩千元，小姨家拿了兩千元，先由小姨出面送去。雖沒親去，電話中我一再勸告他，一定戒酒戒煙。後來，大概一個月後，四姨又給小舅送去兩千元錢。這些錢，都是讓他輸液或買藥的。但是，手上一有錢，他就開始喝酒。若不是喝了太多酒，是不可能一頭栽倒的。

酒後出事，幾年前有過一次重的。一天下午，下班回到家，就接到表哥電話，小舅酒後摔到碎酒瓶上，把顱骨韌帶割傷了，已到我們醫院。沒轍，我只好急忙回單位，去找外科大夫給小舅做手術。因為麻藥過後的疼痛難忍，小舅發誓說以後再也不喝酒了，一輩子不再喝酒。可出院後不到兩個月，他就又開始喝了。大概是前年，表妹發高燒，小舅連夜趕到我家。吃過了退燒藥，體溫有所下降。他便在我家喝起酒來。直至喝到第四杯，表妹又開始高燒。小舅讓我背表妹去醫院，稱自己喝多了走不動。等我心急火燎忙完，小妹輪上液體，體溫也降下來了，他才慢慢吞吞趕到病房。小舅一米八多的個頭，身材算得上高大魁梧，就是不太願意幹出力的活。身在農村，農活能不幹就不幹。只要有小酒喝着，天天不出門都行。

姥姥在時，沾了姥姥的光，他家的農活，都是父母和幾個姨家幫忙幹。有時還是帶着飯菜去。姥姥去世後，小舅家的農活，就只能靠他自己打理了。父母和幾個姨、姨父，

水過留痕
少錦兵

K-POP潮流

與音樂界的朋友們聚會於新春團拜，他們都在議論着近年在某國的音樂清談節目中，指香港樂壇處於低谷，粵語歌曲終人散，廣東話熱潮不再，早已被K-POP淹滅……情緒比較激動地說：「這說法根本就是故意的，那人是踐踏人家來捧高自己、自抬身價，太過分了！」

無可置疑香港粵語歌曲曾叱咤東南亞樂壇數十年，不少地方的歌迷就算不懂唱也會「哼」得出很多粵語歌曲的旋律，能唱粵語歌曲的外國歌手，廣東話的發音亦大部分標準。音樂人說：「香港樂壇低迷原因不是質素低，香港擁有不少實力派歌手，而是K-POP潮流席捲世界各地，況且大家也知道香港有多少人聽外國歌曲而只聽香港歌呢？香港亦好多快歌能令人會聽住跳，好聽的但不會想跟住跳，K-POP的成功在於編曲方面的發展比較成熟，編舞更是吸睛，所以喜歡快歌的聽K-POP，但是聽慢歌的歌迷就覺得有Canton feel，說：「正啲！」年紀愈大的歌迷認為粵語歌曲

的歌詞好有意境，甚至是一種文化藝術；不同國家和地方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色彩，誰處於潮流的高峰，誰處於低迷，不過是見仁見智，不要為那些無知的說話動氣。」

音樂人亦同時指出，不可否認的是韓國搞男女偶像團演唱會和粉絲見面會，讓他們紅遍世界各地，這方面香港樂壇的種種資源的確不及韓國，故此香港的樂隊組合及歌手加入點韓風、美風和日風也好，也是無可厚非，同樣地一首華語歌曲《甜蜜蜜》也令韓國的歌手們爭相仿效。而香港樂壇不是不可以重振昔日雄風，回到如許冠傑、溫拿樂隊、張學友、梅艷芳等光輝時代，實在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，但現在香港樂壇的歌曲旋律風格，確實沒有以前那麼好，比較平淡，加上K-POP較迎合現代年輕人的口味而已。

筆者不排斥任何語言的歌曲（不包括粗言穢語），只要自己覺得好聽的就會聽，要創作好的歌曲，只能拜託香港的音樂界朋友了。

年齡都比小舅大得多，都六七十歲的人了，還想去幫他。因為喝酒，因為不肯幹活，姪子經常與他吵架，吵着吵着，矛盾就來了。小舅非跟姪子離婚。我曾多次勸他，小舅總是有十足的離婚理由，誰都攔不住。姪子被他攆走後，沒人再管他，有酒有閒有醉的日子，令他舒服了許多。

那次給小舅拿錢，父親生氣說，一次挑百多斤桃，才能賣幾百塊錢。年齡大了，上山下山的，一天賣不了幾趟。兩千塊錢，得忙活半個多月。給他錢，他又不聽勸，不想着過日子，哪有那麼多的閒錢扔啊！誰家掙錢容易！每次，只要小舅找我或打電話，都是需要幫忙的。在讓我幫忙前，從來不問忙不忙，或者方不方便。還有些時候，電話也不打一個，直接在單位的科室門口等我，不管什麼時間因不因難，反正是得幫他。

姥姥在時，心臟不好，需要常吃保心丸和救心丸，價格不菲。我在醫院工作，小舅總給我打電話拿藥。有時說給錢，有時不說，但都無須計較，我一般也不要。姥姥有病吃藥，我花錢似乎並沒啥不妥的。

只是，居家過日子，誰家沒有自己的事？哪家沒有困難？小舅自己不努力，老是怨天尤人，一有事情就找親戚幫忙，時間久了，只能把親戚關係都搞砸。尤其在自身健康方面，一旦出了問題，誰都幫不了，只能是自己扛。姥爺、姥姥都去世了，小舅沒有老人需要贍養，可還有一個女兒，才十幾歲。但從他身上，一點都看不出要好好撫養孩子應該有的態度。一年到頭，只有實在沒錢了，才肯出門打工或賣些冰糖葫蘆掙點錢，掙個萬兒八千的，就回到村裡，頓頓小酒喝着，無所事事。為了喝酒，連醫療保險，連孩子的學費，都能省則省。

人窮，並不可怕，誰也不應該看不起窮人。有窮親戚，也不該瞧不起。可是，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幫助後，依然不思進取的窮親戚，或者朋友，或者夫妻，關係怎能長久！

半醉之後，小舅常跟我提，要把家裡的房舍賣掉，要把姥姥留下的宅子賣掉，我當然不贊同。可是，這些是他的財產，作為眾多侄子、外甥中的一個，我只能勸勸，沒資格管，也管不了。凡事，任由他吧，真扶不起來時，只好不扶。

大灣區小確幸

「我非常清楚的記得，第一次去台山，早上七點起床，八點趕到港澳碼頭，搭船去澳門碼頭。隨後馬不停蹄再坐車到珠海拱北口岸，之後再換乘汽車。到達台山整整用去14個半小時。一路都是坑坑窪窪塵土飛揚，整個車都在顛簸，人坐在車裡像是淘米篩裡的穀糠，總是擔憂幾分鐘鐘會被甩出去。14個半小時，從香港出發，搭飛機大概都能繞地球半個圈了。」

改革開放40年了，就在去年底，港珠澳大橋開通，從香港去台山的陸路交通縮短到只需三個月時多一點。不過令人感覺惋惜的是，一方面灣區之內跨境交通愈見便捷完善，另一方面灣區之內的人員往來的藩籬卻仍未有較大的突破。

之前，深港之間實施6年之久的「一簽多行」，看得廣州人十分眼饞，廣州的許多港區政協委員也紛紛通過提案的方式，建議廣州和香港之間也能藉此增加人員往來。據說經過各級各界的推動，眼看就要事成，孰料佔比很小的水客問題，讓深港退回到「一周一行」，也讓廣州人的憧憬被無限期的擱置了起來。

選擇堵或是疏，帶來的實際效應差別很大。毗鄰卻又分屬不同行政區劃的城市群，在長遠的建設和發展之中，避免此消彼長、資源浪費、

惡性競爭的最基本的做法，就是建立一套協調機制相互磋商。更高級的做法，是通盤考量，把大家的整體福祉放在一個盤子裡來討論，找出最大公約數，充分釋放出區域內的資源價值，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質量。

就香港社會目前的現狀來看，對於年輕人而言，高到雲朵之上的樓價，幾乎已經要阻斷他們所有萌生出的夢想。對於年老退休的人而言，緊缺到隨時都可能弦崩的醫療、安老服務，成為他們始終無法坦然面對人生最後一程的最大心病。對於更多正在努力打拼、希望當下生活有所起色的人而言，更多的就業機會、更大實現抱負的空間，則是最需要被滿足的願望。

新鮮出爐的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，從國家層面出發，提出了解決以上問題的思路和未來政策的導向。按照規劃，灣區11城十六年之後的模樣，已經勾勒得很清晰：世界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。放眼全球，從目前發展相對成熟的紐約灣區、舊金山灣區、東京灣區，大致可以看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樣子，確實值得期待。不過，對於生活在大灣區裡的升斗小民而言，能在便捷、舒適、安全，又充滿希望的生活環境裡，享受到一個一個切實實在在的小確幸，要比無休止的爭論來得更為真切。